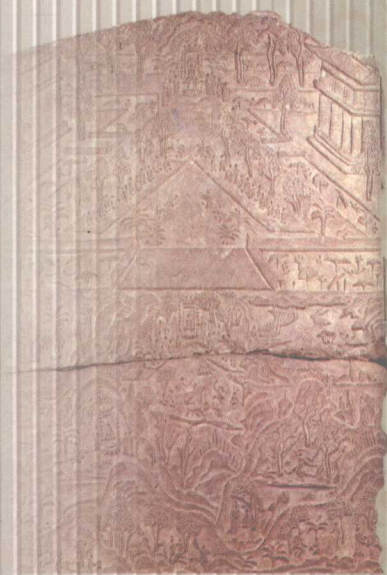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体字本

南史



卷三八·卷八〇



中华书局

南史

卷之四

南史

南史

二

〔唐〕李延寿 撰

中 华 书 局

南史卷三十八

列传第二十八

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悛 悛弟恽
恽子偃 偃子盼 恽弟愷 愷弟忱 世隆从弟庆远
庆远子津 津子仲礼 敬礼

柳元景字孝仁，河东解人也。高祖纯，位平阳太守，不拜。曾祖卓，自本郡迁于襄阳，官至汝南太守。祖恬，西河太守。父凭，冯翊太守。

元景少便弓马，数随父伐蛮，以勇称。寡言语，有器质，荆州刺史谢晦闻其名，要之，未及往而晦败。雍州刺史刘道产深爱其能，会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复召之，道产谓曰：“久规相屈。今贵王有召，难辄相留，乖意以为罔罔。”服阙，累迁义恭司徒太尉城局参军。文帝见又知之。

先是，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，远蛮归怀皆出，缘沔为村落，户口殷盛。及道产死，群蛮大为寇暴。孝武西镇襄阳，义恭荐元景，乃以为武威将军、随郡太守。^[1]及至，广设方略，斩获数百，郡境肃然。

随王诞镇襄阳，元景徙为后军中兵参军。及朝廷大举北侵，使诸镇各出军。二十七年八月，诞遣尹显祖出赭谷，鲁方平、薛安都、庞法起入卢氏，田义仁出鲁阳，加元景建威将军，总统军帅。

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，三秦冠族，求入长安，招怀关、陕，乃自赭谷入卢氏。卢氏人赵难纳之。元景率军系进，以前锋深入，悬军无继，驰遣尹显祖入卢氏，以为诸军声援。元景以军食不足，难可旷日相持，乃

束马悬车，引军上百丈崖，出温谷以入卢氏。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堆，去弘农城五里。元景引军度熊耳山，安都顿军弘农。法起进据潼关，季明率方平、赵难诸军向陕。十一月，元景率众至弘农，营于开方口。^[2]仍以元景为弘农太守。

初，安都留住弘农而诸军已进陕。元景既到，谓安都曰：“卿无坐守空城，而令庞公孤军深入，宜急进军。”众军并造陕下，列营以逼之，并大造攻具。

魏城临河为固，恃险自守。季明、安都、方平、显祖、赵难诸军频三攻未拔，安都、方平各列阵于城东南以待之。魏兵大合，轻骑挑战，安都瞋目横矛，单骑突阵，四向奋击，左右皆辟易，杀伤不可胜数，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。魏多纵突骑，众军患之。安都怒甚，乃脱兜鍪，解所带铠，唯著绛衲两当衫，马亦去具装，驰入贼阵。猛气咆勃，所向无前，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。如是者数四。每入，众无不披靡。

魏军之将至也，方平遣驿骑告元景。时诸军粮尽，各馀数日食。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，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急，卷甲兼行，一宿而至。诘朝，魏军又出，列阵于城外。方平诸军并成列，安都并领马军，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，馀诸义军方于城西南列阵。方平谓安都曰：“今勍敌在前，坚城在后，是吾取死之日。卿若不进，我当斩卿，我若不进，卿当斩我也。”安都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合战。安都不堪其愤，横矛直前，杀伤者甚多。流血凝肘。矛折，易之复入，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。^[3]自诘旦战至日晏，魏军大溃，面缚军门者二千余人。诸将欲尽杀之，元景以为不可，乃悉释而遣之。皆称万岁而去。

时北略诸军王玄谟等败退，魏军深入。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，且令班师。诸军乃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，安都断后，宗越副之。^[4]法起自潼关向商城，与元景会，季明亦从胡谷南归，并有功而入。诞登城望之，以鞍下马迎元景。

时鲁爽向虎牢，复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，爽退乃还。再出北侵，威信著于境外。

孝武入讨元凶，以为谘议参军，配万人为前锋，宗慆、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。时义军船乘小陋，虑水战不敌。至芜湖，元景大喜，倍道兼行至新亭，依山建垒栅，东西据险。令军中曰：“鼓繁气易衰，叫数力易竭，但各衔枚疾战，一听吾营鼓音。”元景察贼衰竭，乃命开垒鼓噪以奔之，贼众大溃。劭更率余众自来攻垒，复大破之，劭仅以身免。上至新亭即位，以元景为侍中，领左卫将军，寻转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。始上在巴口，问元景事平何所欲。对曰：“愿还乡里。”故有此授。

初，臧质起义，以南谯王义宣暗弱易制，欲相推奉，潜报元景，使率所领西还。元景即以质书呈孝武。语其信曰：“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，方应伐逆，不容西还。”质以此恨之。及元景为雍州，质虑其为荆、江后患，^[5]称爪牙不宜远出。上重违其言，更以元景为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封曲江县公。

孝建元年正月，鲁爽反，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。加元景抚军将军，假节置佐，系玄谟。后以为领南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臧质、义宣并反，王玄谟南据梁山，垣护之、薛安都度据历阳，元景出屯采石。玄谟求益兵，上使元景进屯姑孰。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谟，以羸弱居守。所遣军多张旗帜，梁山望之如数万人，皆谓都下兵悉至，由是克捷。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晋安郡公。固让开府。复为领军、太子詹事，加侍中。

大明三年，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、侍中、中正如故。^[6]以封在岭南，改封巴东郡公。又命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。^[7]又让开府。乃与沈庆之俱依晋密陵侯郑袤不受司空故事。

六年，进司空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。^[8]又固让。乃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留卫都下。

孝武晏驾，与太宰江夏王义恭、尚书仆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，迁尚书令，领丹阳尹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加开府仪同三司，给班剑二十人。固辞班剑。

元景少时贫苦，尝下都至大雷，日暮寒甚，颇有羁旅之叹。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，谓元景曰：“君方大富贵，位至三公。”元景以为戏之，曰：“人生免饥寒幸甚，岂望富贵。”老父曰：“后当相忆。”及贵求之，不知所在。

元景起自将率，及当朝，理务虽非所长，而有弘雅之美。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，惟元景独无所营。南岸有数十亩菜园，守园人卖菜得钱三万，送还宅。元景怒曰：“我立此园种菜，以供家中啖耳，乃复卖以取钱，夺百姓之利邪。”以钱乞守园人。

孝武严暴无常，元景虽荷宠遇，恒虑及祸。太宰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，未尝敢私相往来。孝武崩，义恭、元景等并相谓曰：“今日始免横死。”义恭与义阳等诸王，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饮，以夜继昼。前废帝少有凶德，内不能平，杀戴法兴后，悖情转露，义恭、元景忧惧，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，持疑未决。发觉，帝亲率宿卫兵自出讨之，称诏召元景。左右奔告，兵刃非常。元景知祸至，整朝服乘车，应召出门。逢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，左右壮士数十人，欲拒命。元景苦禁之。及出巷，军士大至，下车受戮，容色恬然。

长子庆宗有干力，而情性不伦，孝武使元景送还襄阳，于道赐死。次子嗣宗、绍宗、茂宗、孝宗、文宗、仲宗、成宗、秀宗至是并遇祸。元景六弟：僧景、僧珍、叔宗、叔政、叔珍、叔仁。僧珍、叔仁及子侄在都下襄阳死者数十人。元景少子承宗、嗣宗子蕞并在孕获全。明帝即位，赠太尉，给班剑三十人，羽葆、鼓吹一部，谥曰忠烈公。

元景从父兄元怙，大明末同晋安王子勋逆，事败归降。元景从祖弟光世留乡里，仕魏为河北太守，封西陵男，与司徒崔浩亲。浩被诛，光世南奔。明帝时，位右卫将军、顺阳太守。子欣慰谋反，光世赐死。

世隆字彦绪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宗字双骖，位建威参军事，早卒。

世隆幼孤，挺然自立，不与众同。虽门势子弟，独修布衣之业。及长，好读书，折节弹琴，涉猎文史，音吐温润。元景爱赏，异于诸子，言于

宋孝武，得召见。帝谓元景曰：“此儿将来复是三公一人。”为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，出为武威将军、上庸太守。帝谓元景曰：“卿昔以武威之号为随郡，今复以授世隆，使卿门世不乏公也。”

元景为前废帝所杀，世隆以在远得免。泰始初，四方反叛，世隆于上庸起兵以应宋明帝，为孔道存所败，众散逃隐，道存购之甚急。军人有貌相似者，斩送之。时世隆母郭妻阎并见繫襄阳狱，道存以所送首示之。母见首悲情小歇，而妻阎号叫方甚，窃谓郭曰：“今见不悲，为人所觉，唯当大恸以灭之。”世隆竟以免。

后为太子洗马，与张绪、王延之、沈瑒为君子之交。累迁晋熙王安西司马，加宁朔将军。时齐武帝为长史，与世隆相遇甚欢。齐高帝之谋度广陵也，令武帝率众同会都下。世隆与长流参军萧景先等戒严待期，事不行。

时朝廷疑惮沈攸之，密为之防，府州器械，皆有素蓄。武帝将下都，刘怀珍白高帝曰：“夏口是兵冲要地，宜得其人。”高帝纳之，与武帝书曰：“汝既入朝，当须文武兼资人，委以后事，世隆其人也。”武帝乃举世隆自代。转为武陵王前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。

昇明元年冬，攸之反，遣辅国将军、中兵参军孙同等以三万人为前驱，又遣司马冠军刘攘兵等二万人次之，又遣辅国将军、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分兵出夏口，据鲁山。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，坐胡床以望其军，有自骄色。既至郢，以郢城弱小不足攻，攸之将去。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，攸之果怒，昼夜攻战。世隆随宜拒应，众皆披却。

武帝初下，与世隆别，曰：“攸之一旦为变，虽留攻城，不可卒拔。卿为其内，我为其外，乃无忧耳。”至是，武帝遣军主桓敬、陈胤叔、荀元宾等八军据西塞，令坚壁以待贼疲。虑世隆危急，遣腹心胡元直潜使人郢城通援军消息。内外并喜。

郢城既不可攻，而平西将军黄回军至西阳，乘三层舰，作羌胡伎，沂流而进。攸之素失人情，本逼以威力，初发江陵，已有叛者，至此稍多。攸之大怒，于是一人叛，遣十人追，并去不返。刘攘兵射书与世隆请降，

开门纳之。攸之怒，衔须咀之，收攘兵兄子天赐、女婿张平虑斩之。军旅大散。世隆乃遣军副刘僧麟缘道追之。

攸之已死，征为侍中，仍迁尚书右仆射，封贞阳县侯。出为吴郡太守，居母忧，寒不衣絮。齐高帝践阼，起为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，进爵为公。上手诏司徒褚彦回甚伤美之。彦回曰：“世隆事陛下，在危尽忠，居忧杖而后起，立人之本，二理同极，加荣增宠，足以敦厉风俗。”

建元二年，授右仆射，不拜。性爱涉猎，高帝借秘阁书，上给二千卷。三年，出为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武帝即位，加散骑常侍。

世隆善卜，别龟甲，价至一万。永明初，世隆曰：“永明九年我亡，亡后三年丘山崩，齐亦于此季矣。”屏人，命典签李党取笔及高齿屐，题帘箔旌曰：“永明十一年。”因流涕谓党曰：“汝当见，吾不见也。”

迁护军，而卫军王俭修下官敬甚谨。世隆止之，俭曰：“将军虽存弘眷，如王典何。”其见重如此。

性清廉，唯盛事坟典。张绪问曰：“观君举措，当以清名遗子孙邪？”答曰：“一身之外，亦复何须。子孙不才，将为争府；如其才也，不如一经。”

光禄大夫韦祖征州里宿德，世隆虽已贵重，每为之拜。人或劝祖征止之，答曰：“司马公所为，后生楷法，吾岂能止之哉。”

后授尚书左仆射。湘州蛮动，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，仍为湘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至镇，以方略讨平之。在州立邸兴生，^[9]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。诏不问。

复入为尚书左仆射，不拜，乃转尚书令。世隆少立功名，晚专以谈义自业。善弹琴，世称柳公双琐，为士品第一。常自云：“马稍第一，清谈第二，弹琴第三。”在朝不干世务，垂帘鼓琴，风韵清远，甚获世誉。以疾逊位，拜左光禄大夫、侍中。永明九年卒，诏给东园秘器，赠司空，班剑二十人，谥曰忠武。

世隆晓数术，于倪塘创墓，与宾客践履，十往五往，常坐一处。及卒，墓工图墓，正取其坐处焉。

所著龟经秘要二卷，行于世。

长子悦字文殊，少有清致，位中书郎，早卒，谥曰恭。世隆次子恢。

恢字文通，好学工制文，尤晓音律，少与长兄悦齐名。王俭谓人曰：“柳氏二龙，可谓一日千里。”俭为尚书左仆射，尝造世隆宅，世隆谓为诣己，徘徊久之。及至门，唯求悦及恢。遣谓世隆曰：“贤子俱有盛才，一日见顾，今故报礼。若仍相造，似非本意，恐年少窥人。”

尝预齐武烽火楼宴，帝善其诗，谓豫章王嶷曰：“恢非徒风韵清爽，亦属文道丽。”后为巴东王子响友，子响为荊州，恢随之镇。子响昵近小人，恢知将为祸，称疾还都。及难作竟以得免。

累迁新安太守，居郡以无政绩免。建武末，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及梁武帝起兵，恢举汉中以应。

梁武受命，为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武帝之镇襄阳，恢祖道，帝解茅土玉环赠之。^[10]天监二年元会，帝谓曰：“卿所佩玉环，是新亭所赠邪？”对曰：“既而瑞感神衷，臣谨服之无斃。”帝因劝之酒，恢时未卒爵，帝曰：“吾常比卿刘越石，近辞卮酒邪。”罢会，封曲江县侯。帝因宴为诗贻恢曰：“尔实冠群后，惟余实念功。”帝又尝谓曰：“徐元瑜违命岭南，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朕已放其诸子，何如？”恢曰：“罚不及嗣，赏延于后，今复见之圣朝。”时以为知言。

寻迁尚书左仆射，年四十六，卒于湘州刺史，^[11]谥曰穆。

恢度量宽博，家人未尝见其喜愠。甚重其妇，颇成畏惮。性爱音乐，女伎精丽，略不敢视。仆射张稷与恢狎密，而为恢妻赏敬。稷每诣恢，必先相问夫人。恢每欲见妓，恒因稷请奏。其妻隔幔坐，妓然后出。恢因得留目。

恢著仁政传及诸诗赋，粗有辞义。子昭，位中书郎，袭爵曲江侯。

恢弟恽字文畅，少有志行。好学，善尺牍。与陈郡谢朓邻居，深见友爱。朓曰：“宅南柳郎，可为仪表。”

初，宋时有嵇元荣、羊盖者，并善琴，云传戴安道法。恽从之学。恽特穷其妙。齐竟陵王子良闻而引为法曹行参军，唯与王暕、陆杲善。^[12]每叹曰：“暕虽名家，犹恐累我也。”雅被子良赏狎。子良尝置酒后园，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，援以授恽，恽弹为雅弄。子良曰：“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体，良质美手，信在今夜。岂止当今称奇，亦可追踪古烈。”

为太子洗马，父忧去官，著述先颂，申其罔极之心，文甚哀丽。后试守鄱阳相，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称焉。还除骠骑从事中郎。梁武帝至建邺，恽候谒石头，以为征东府司马。上笺请城平之日，先收图籍，及遵汉高宽大之义。帝从之。徙为相国右司马。天监元年，除长兼侍中，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。

恽立性贞素，以贵公子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，为诗云：“亭皋木叶下，垆首秋云飞。”琅邪王融见而嗟赏，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。武帝与宴，必诏恽赋诗。尝和武帝登景阳楼篇云：“太液沧波起，长杨高树秋，翠华承汉远，雕辇逐风游。”深见赏美。当时咸共称传。

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秘书监，右卫将军。再为吴兴太守，为政清静，人吏怀之。于郡感疾，自陈解任。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，事未施行，卒。

初，恽父世隆弹琴，为士流第一，恽每奏其父曲，常感思。复变体备写古曲。尝赋诗未就，以笔捶琴，坐客过，以箸扣之，恽惊其哀韵，乃制为雅音。后传击琴自于此。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，乃著清调论，具有条流。齐竟陵王尝宿宴，明旦将朝见，恽投壶泉不绝，停舆久之，进见遂晚。齐武帝迟之，王以实对。武帝复使为之，赐绢二十四匹。尝与琅邪王瞻博射，嫌其皮阔，乃摘梅帖乌珠之上，^[13]发必命中，观者惊骇。

梁武帝好奕棋，使恽品定棋谱，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，第其优劣，为棋品三卷。恽为第二焉。帝谓周捨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可求备，至如柳恽可谓具美。分其才艺，足了十人。”恽著卜杖龟经。^[14]性好医术，尽其精妙。

少子偃字彦游，年十二，梁武帝引见，诏问读何书，对曰：“尚书。”又问有何美句，对曰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人。”^{〔15〕}众咸异之。诏尚武帝女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都亭侯，位鄱阳内史，卒。

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主即位，以帝舅加散骑常侍。盼性愚戆，使酒，因醉乘马入殿门，为有司劾免，卒于家。赠侍中、中护军。

后从祖弟庄清警有鉴识，自盼卒后，太后宗属唯庄为近，兼素有名望，深被恩礼。位度支尚书。陈亡入隋，为岐州司马。恹弟愷。

愷字文深，少有大意，好玄言，通老、易。

梁武帝举兵至姑孰，愷与兄恹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。时道路犹梗，愷与诸人同憩逆旅食，俱去行里馀，愷曰：“宁我负人，人不负我。若复有追，堪憩此客。”命左右烧逆旅舍，以绝后追。当时服其善断。

历位给事黄门侍郎。与琅邪王峻齐名，俱为中庶子，时人号为方王。^{〔16〕}

后为镇北始兴王长史。王移镇益州，复请愷。帝曰：“柳愷风标才气，恐不能久为少王臣。”王祈请数四，不得已，以为镇西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在蜀廉恪为政，益部怀之。愷弟忱。

忱字文若，年数岁，父世隆及母阎氏并疾，忱不解带经年，及居丧以毁闻。

仕齐为西中郎主簿。东昏遣巴西太守刘山阳由荆州袭梁武帝于雍州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未定，召忱及其所亲席阐文等夜入谏之。忱及阐文并劝同武帝，颖胄从之。以忱为宁朔将军，累迁侍中。郢州平，颖胄议迁都夏口，忱以巴峡未宾，不宜轻舍根本，摇动人心，不从。俄而巴东兵至峡口，迁都之议乃息。论者以为见机。

及梁受命，封州陵伯。历五兵尚书，秘书监，散骑常侍。改授给事中、光禄大夫。疾笃不拜。卒，谥曰穆。

忱兄弟十五人，多少亡，唯第二兄恢、第三兄恽、第四兄澄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，复居方伯，当世罕比。子範嗣。

庆远字文和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珍，义阳内史。

庆远仕齐为魏兴太守，郡遭暴雨，人欲移于杞城。^[17]庆远曰：“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，命筑土而已。”俄而水退，百姓服之。

后为襄阳令，梁武帝之临雍州，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纪，恽言庆远。武帝曰：“文和吾已知之，所问未知者耳。”因辟为别驾。庆远谓所亲曰：“天下方乱，定霸者其吾君乎。”因尽诚协赞。及起兵，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，从军东下，身先士卒。武帝行营，见庆远顿舍严整，每叹曰：“人人若是，吾又何忧。”建康城平，为侍中，带淮陵齐昌二郡太守。城内尝夜火，众并惊惧。武帝时居宫中，悉敛诸门钥，问柳侍中何在。庆远至，悉付之，其见任如此。

霸府建，为从事中郎。武帝受禅，封重安侯，位散骑常侍，改封云杜侯。出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帝餞于新亭，谓曰：“卿衣锦还乡，朕无西顾忧矣。”始武帝为雍州，庆远为别驾，谓曰：“昔羊公语刘弘，卿后当居吾处。今相观亦复如是。”曾未十年，而庆远督府，谈者以为逾于魏咏之。

累迁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扶。出为雍州刺史。庆远重为本州，颇厉清节，士庶怀之。卒官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惠侯。丧还都，武帝亲出临之。

初，庆远从父兄世隆尝谓庆远曰：“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，吾遂亚台司。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，汝必光我门族。”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。

子津字元举，虽乏风华，性甚强直。人或劝之聚书，津曰：“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，安用此鬼名邪。”历散骑常侍，太子詹事，袭封云杜侯。

侯景围城既急，帝召津问策。对曰：“陛下有邵陵，臣有仲礼，不忠不孝，贼何由可平。”太清三年，城陷，卒。

子仲礼，勇力兼人，少有胆气，身長八尺，眉目疏朗。初，简文帝为雍州刺史，津为长史。及简文入居储宫，津亦得侍从。仲礼留在襄阳，马仗军人悉付之。抚循故旧，甚得众和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稍迁电威将军，阳泉县侯。中大通中，西魏将贺拔胜来逼樊、邓，仲礼出击破之。除黄门郎，稍迁司州刺史。武帝思见其面，使画工图之。

初，侯景潜图反噬，仲礼先知之，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，朝廷不许。及景济江，朝野便望其至。兼蓄雍、司精卒，与诸蕃赴援，见推总督。景素闻其名，甚惮之。仲礼亦自谓当世英雄，诸将莫己若也。

韦粲见攻，仲礼方食，投箸被练驰之，骑能属者七十。比至，粲已败，仲礼因与景战于青塘，大败之。景与仲礼交战，各不相知。仲礼稍将及景，而贼将支伯仁自后斫仲礼，再斫仲礼中肩。马陷于淖，贼聚稍刺之，骑将郭山石救之以免。自此壮气外衰，不复言战。神情傲恨，凌蔑将帅。邵陵王纶亦鞭策军门，每日必至，累刻移时，仲礼亦弗见也。纶既忿叹，怨隙遂成。而仲礼常置酒高会，日作优倡，毒掠百姓，污辱妃主。父津登城谓曰：“汝君父在难，不能尽心竭力，百代之后，谓汝为何。”仲礼闻之，言笑自若。晚又与临城公大连不协。景尝登朱雀楼与之语，遗以金环。是后闭营不战，众军日固请，皆悉拒焉。南安侯骏谓曰：“城急如此，都督不复处分，如脱不守，何面以见天下义士。”仲礼无以应之。

及台城陷，侯景矫诏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诸军。仲礼召诸将军会议，邵陵王以下毕集。王曰：“今日之命，委之将军。”仲礼熟视不对。裴之高、王僧辩曰：“将军拥众百万，致宫阙沦没，正当悉力决战，何所多言。”仲礼竟无一言，诸军乃随方各散。

时湘东王绎遣王琳送米二十万石以馈军，至姑孰闻台城陷，乃沉米于江而退。仲礼及弟敬礼、羊鸦仁、王僧辩、赵伯超并开营降贼。时城

虽沦陷，援军甚众，军士咸欲尽力，及闻降，莫不叹愤。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，成于仲礼。

仲礼等入城，并先拜景而后见帝，帝不与言。既而景留柳敬礼、羊鸦仁，而遣仲礼、僧辩西上，各复本位。钱于后渚，景执仲礼手曰：“天下之事在将军耳。鄂州、巴西并以相付。”

及至江陵，会岳阳王督南寇，湘东王以仲礼为雍州刺史，袭襄阳。仲礼方观成败，未发。及南阳围急，杜岸请救，仲礼乃以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，守义阳，自帅众如安陆，使司马康昭如竟陵讨孙贲。贲执魏戍人以降。仲礼命其将王叔孙为竟陵太守，副军马岫为安陆太守。置弩于安陆，而以轻兵师于淝头，将侵襄阳。岳阳王督告急于魏，魏遣大将杨忠援之。仲礼与战于淝头，大败，并弟子礼没于魏。魏相安定公待仲礼以客礼。西魏于是尽得汉东。

仲礼弟敬礼，少以勇烈闻。粗暴无行检，恒略卖人，为百姓所苦，故襄阳有柳四郎歌。

起家著作佐郎，稍迁扶风太守。侯景度江，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。至都，与景频战，甚著威名。

台城陷，与兄仲礼俱见景，景遣仲礼经略上流，^[18]留敬礼质，以为护军将军。景钱仲礼于后渚。敬礼谓仲礼曰：“景今来会，敬礼抱之，兄便可杀，虽死无恨。”仲礼壮其言，许之。及酒数行，敬礼目仲礼，仲礼见备卫严，不敢动，遂不果。

会景征晋熙，敬礼与南康王会理谋袭其城，克期将发，建安侯萧贲告之，遂遇害。临死曰：“我兄老婢也，国败家亡，实余之责，今日就死，岂非天乎。”

论曰：柳元景行己所资，岂徒武毅；当朝任职，实兼雅道。卒至覆族，遭逢亦有命乎。世隆文武器业，殆人望也，诸子门素所传，俱云克

构。仲礼始终之际，其不副也何哉？岂应天方丧梁，不然，何斯人而有斯迹也。

【校勘记】

- [1]乃以为武威将军随郡太守 “武威”宋书作“广威”。按宋书百官志有广威，无武威。此“武威”乃“虎威”之讳改。通志作“虎威”。南史柳世隆传亦作“武威”，南齐书柳世隆传即作“虎威”，云“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，今复以授世隆，使卿门世不绝公也”。
- [2]营于开方口 “开方口”各本作“关方口”。按宋书，太平御览三五七引孙岩宋书、通鉴并作“开方口”，今据改。
- [3]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 “军”字各本并脱，据宋书补。
- [4]诸军乃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安都断后宗越副之 “湖关”、“宗越”各本作“狐关”、“宋越”，并据宋书改正。
- [5]质虑其为荆江后患 “荆江”各本作“荆州”，据三朝本宋书改。
- [6]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 按宋书有为“本州大中正”数语，被删去，致此“中正如故”无所本。
- [7]侍中令中正如故 “令”字各本并脱，据宋书补。按上有云“为尚书令”。
- [8]侍中令中正如故 “令”上各本衍“中书”二字，据宋书删。按元景无为中书令事，已为“尚书令”，又不当复述全衔。
- [9]在州立邸兴生 “兴生”宋书作“治生”，此避唐讳改。
- [10]帝解茅土玉环赠之 太平御览六九二服章部引梁书无“茅土”二字。按姚思廉梁书不载此事。
- [11]寻迁尚书左仆射年四十六卒于湘州刺史 “左”梁书武帝天监四年纪及本传作“右”，是。“年四十六”各本作“年六十”。按梁书传云：“恢年十七，齐武帝为中军，命为参军。”又云：“天监六年十月，卒于州。”据南齐书武帝纪，齐武帝为中军大将军在昇明三年（四九九），至天监六年（五〇七），恢卒，适四十六岁，今改正。
- [12]唯与王暕陆杲善 “陆杲”各本作“陆果”，据通志改。按梁书有陆杲传。
- [13]乃摘梅帖乌珠之上 “乌珠”册府元龟八四六作“鸟珠”。

- [14]恽著卜杖龟经 “卜”各本作“十”。册府元龟七八六、通志并作“卜”，今据改。
- [15]政在养人 “养人”本作“养民”，见尚书大禹谟，此避唐讳改。
- [16]时人号为方王 王懋竑读书记疑：“方”字疑当作“柳”。
- [17]人欲移于杞城 旧本梁书作“吏请移民杞城”，册府元龟六九一“杞城”作“祀城”，标点本梁书已据册府元龟改。此亦疑当作“人欲移民祀城”。
- [18]与兄仲礼俱见景景遣仲礼经略上流 三朝本、汲古阁本脱“俱见景，景遣仲礼”七字，此从北监本、殿本。